



2022年7月11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  
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  
第三十次报告。该报告按照第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事  
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  
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  
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  
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  
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特里内·黑梅尔巴克(签名)



2022年6月20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综合独立报告,第一次报告最迟于2021年12月31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三十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610(2021)号决议提交的第三十次报告

### 摘要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在最近几次报告中所关注的事项(恐怖主义在非洲的蔓延及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影响)尚未解决,仍是会员国关切的主要事项。但 2022 年初最大的事态变化发生在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地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发生了一次重大袭击监狱事件,是否有利于伊黎伊斯兰国开展活动令人怀疑,但在宣传上是个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失去高级人员,特别是其领导人于 2 月 3 日被击毙。新领导人的身份目前尚未确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基地组织领导层的前景有所好转,艾曼·扎瓦希里已被证实还活着并能自由沟通信息。

监测组在最近几次报告中逐步介绍了伊黎伊斯兰国各省总局的结构。建立此结构是为了在“哈里发国”被击败后维持该团体在全球的能力及声誉。监测组在本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伊黎伊斯兰国的 9 个区域网,还介绍了将这些网络与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相连接的办事处。目前还在分析了解这些网络的运作结构,各地的进展速度不一,但可以确定伊黎伊斯兰国计划以此形式组织指挥其人力等方面的资源,并以此形式恢复其外部行动能力。

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非冲突地区造成的威胁仍相对较小,但在直接受冲突影响地区或邻近地区则大得多。监测组预计,除非成功解决一些冲突,否则其中一个或多个冲突将助长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或相关恐怖团体的外部行动能力。这方面最令人关切的地区是非洲、中亚、南亚、黎凡特地区。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这些地区都有活动。另一个使威胁倍增的主要潜在因素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象,外加“哈里发国”人员及其亲属在人员方面留下的影响。国际社会须继续为处理这一问题开展更多工作。

##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	5
二. 区域动态 .....	7
A. 非洲 .....	7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	11
C. 阿拉伯半岛 .....	13
D. 欧洲 .....	14
E. 亚洲 .....	16
三. 影响的评估 .....	18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	18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	19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	20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	20
A. 旅行禁令 .....	20
B. 资产冻结 .....	21
C. 武器禁运 .....	21
五. 建议 .....	22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	23

##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1. 在冲突地区，进而在与之相邻的会员国，仍然存在很大威胁。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依托这些地区和国家取得成功，但也企图给非冲突地区造成威胁，因为袭击行动在非冲突地区会引起更多的公众关注，进而转化为更大的兴趣与支持。因此，必须继续监测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指挥或促成冲突区以外袭击的对外行动能力是否有所恢复或加强。会员国仍认为伊黎伊斯兰国在这方面造成的威胁更紧急，同时一些会员国认为基地组织从长远看是更危险的团体。

2. 在本报告中，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收集了一些会员国提供的资料，比以往更全面地介绍了伊黎伊斯兰国各省总局的工作及其管理的网络。在其核心地区，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分别保持不同的组织结构，由各省总局办事处(称为 Al-Sham 办事处)管理叙利亚。在土耳其设立了 Al-Faruq 办事处，负责管理包括高加索、俄罗斯联邦、东欧部分地区的网络，但土耳其当局的重大逮捕行动已使 Al-Faruq 办事处基本上关闭，据报伊黎伊斯兰国在土耳其的网络现在由 Al-Sham 办事处管理。

3. 伊黎伊斯兰国最有力、最完善的区域网络是中心位于阿富汗(Al-Siddiq 办事处)、索马里(Al-Karrar 办事处)、乍得湖流域(Al-Furqan 办事处)的网络。Al-Siddiq 办事处负责南亚，据一些会员国称还负责中亚。Al-Karrar 办事处负责索马里、莫桑比克、刚果民主共和国。Al-Furqan 办事处负责尼日利亚及其邻国，包括位于西萨赫勒的伊黎伊斯兰国大撒哈拉分支(QDe.163)。其余 3 个区域网络运作不佳或奄奄一息，它们是：位于利比亚的 Al-Anfal 办事处，负责北非及萨赫勒的部分地区；位于也门的 Umm al-Qura 办事处，负责阿拉伯半岛；位于西奈半岛的 Zu al-Nurayn 办事处，负责埃及和苏丹。

4. 在“哈里发国”被击败后，伊黎伊斯兰国为维持其全球存在而于 2017 至 2019 年期间设立了这些办事处和网络，但会员国对于其在实地建成的程度有不同看法。监测组的评估结果是，其发展速度不同，成功程度也不同。有些已经失败或可能会失败，其他则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伊黎伊斯兰国各省总局相应地调整了其规划。不应不加批判地接受伊黎伊斯兰国关于其全球网络的说法，但该说法确实反映了伊黎伊斯兰国在当地不断变化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伊黎伊斯兰国 3 个最活跃的网络中有 2 个在非洲，基地组织一些最危险的附属组织也在非洲。会员国对恐怖主义暴力在非洲蔓延仍深感关切。

5. 然而，本报告所述期间最大的事态变化发生在伊黎伊斯兰国位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核心地区，即其在当地的领导人和作战人员继续减员。2022 年 1 月伊黎伊斯兰国在哈萨卡实施了一次大规模袭击监狱行动，释放了众多囚犯，同时造成了重大伤亡。

6. 2 月 3 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领导人阿米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尔比(QDi.426)在土耳其边境附近的阿特马被美利坚合众国领导的反恐行动击毙。3 月 10 日，伊黎伊斯兰国承认萨尔比死亡，宣布其继任者为阿布·哈桑·哈希米·库拉希，随后有许多视频片段显示伊黎伊斯兰国在世界各

地的分支宣誓效忠新领导人。尚未确定阿布·哈桑的身份，但会员国之间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伊拉克国民巴沙尔·哈塔卜·加扎尔·苏迈达伊(未列名)是最有可能的候选人。一些会员国称苏迈达伊于5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被捕，也有会员国称他仍然在逃。伊黎伊斯兰国尚未就此发表评论。无论其情况如何，伊黎伊斯兰国自2019年10月以来迅速失去了一系列领导人，对其行动状态造成了何种影响尚不清楚。但会员国继续表示关切的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政治、经济、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阻碍其实现稳定和复苏，而这一情况将被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所利用。

7. 基地组织高层领导人在2022年初有一段较为稳定的时期。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定期发布视频信息，几乎实时显示了其还在世。会员国注意到扎瓦希里的舒适度有所提高，信息沟通能力也有所增强，此时正逢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且其准政府内的基地组织主要盟友巩固了权力。据认为，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安全避难所并不构成直接的国际威胁，因为其缺乏外部行动能力，而且目前不希望给塔利班造成国际困难或尴尬。

8. 国际环境有利于基地组织，其希望再次被承认为全球圣战的领导者。基地组织的宣传活动现已改进，可与伊黎伊斯兰国争相成为制造国际威胁环境的主要行为体，因此基地组织最终可能成为更严重的直接威胁来源。据一个会员国称，负责协调基地组织全球领导层的希丁委员会已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级别降到非洲附属组织之下。扎瓦希里以下的领导人按资历顺序为：赛义夫·阿德勒(QDi.001)、<sup>1</sup>阿卜杜勒·拉赫曼·马格里比、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的亚兹德·梅布拉克(QDi.389)、<sup>2</sup>青年党的艾哈迈德·迪里耶(SOi.014)。<sup>3</sup>

9. 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及其家属在政策上继续构成严重挑战，如果不能充分解决，从长远来看将使恐怖主义威胁倍增。国际社会为解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及拘留设施的问题作出了努力，但与问题的严重性仍是不相称的。

10. 本报告所述期间(2022年1月至6月)，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威胁情况的影响小于2020年以来任何时候。会员国继续评估非冲突地区存在的威胁，认为公共卫生方面的限制(特别是对国际旅行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地区的威胁。然而意外的是，虽然人群的聚集又形成了潜在目标，袭击行为却未见增多。一些会员国不再认为封锁期间在非冲突区策划的袭击可能会随着公共卫生限制的放松而显现。更大的风险是因假定威胁不会增加而减少对反恐的投入。

<sup>1</sup> 名单上的名字是穆罕默德·萨拉赫丁·阿布德·哈基姆·齐达内。

<sup>2</sup> 名单上的名字是阿布·乌贝达·优素福·阿纳比。

<sup>3</sup> 列入了安全理事会第751(1992)号决议所设索马里制裁委员会名单。

## 二. 区域动态

### A. 非洲

#### 中部和南部非洲

11. 区域部队部署后,先知的信徒组织的领导层被破坏,导致德尔加杜角省各地偏远村庄出现了乱局,小规模暴力袭击事件四处蔓延。会员国称先知的信徒组织的作战人员正在重新组合成规模更小、机动性更强的团体,沿着马科米亚的重要走廊(连接马科米亚镇与省会奔巴)发动袭击。2022年初叛乱分子撤出尼亚萨省,将袭击重点放在北部的马科米亚、梅卢科、穆埃达这3个县,而南加德成为德尔加杜角省袭击事件的震中。对村庄的不断袭击、杀人、砍头、绑架、抢劫及破坏财产,凡此种种造成当地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80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在邻近各县寻求庇护。

12. 坦桑尼亚国民阿布·亚西尔·哈桑是先知的信徒组织的领导人,该组织的行动则由对地形有广泛了解的莫桑比克人领导。据会员国估计,先知的信徒组织有200至400名现役作战人员,2022年1月以来部署的区域部队已击毙100名作战人员。先知的信徒组织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大多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还有一些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乌干达。会员国指出,讲斯瓦希里语使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更容易相互沟通并融入该区域的团体。

13. 2022年4月1日公布了一段视频,内容据称是先知的信徒组织成员重新宣誓效忠于伊黎伊斯兰国新领导人阿布·哈桑·哈希米·库拉希。该区域会员国仍然认为,尽管先知的信徒组织宣誓效忠,但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伊黎伊斯兰国对该组织实施“指挥与控制”。伊黎伊斯兰国最近将先知的信徒组织称为单独的分支机构(莫桑比克伊斯兰国)。

14. 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跨界袭击有所增加,最近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边境村庄发生了4起冲突。这些袭击的目的是获取所需的粮食,据信由先知的信徒组织的坦桑尼亚成员指导,因为他们对当地的跨界路线和边境社区有详细的了解。坦桑尼亚当局于5月逮捕了30名企图越境的恐怖分子。

15. 先知的信徒组织在4月和5月失去了相当大的势头。影响该趋势的因素包括:饥荒即将来临,迫使叛乱分子为寻找食物和给养而撤退;天气恶劣;莫桑比克当局呼吁在德尔加杜角省活动的恐怖分子放下武器以换取宽大处理,因此大批作战人员向当地部队投降。先知的信徒组织因为短缺粮食,也因为需要增强机动性,释放了200多名妇女、儿童。会员国报告说,已多次就莫桑比克北部发出饥荒警报,人质和叛乱分子看上去处于营养不良状态。

16. 刚果部队、乌干达部队于2021年12月1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对民主同盟军(CDe.001)发起联合军事行动。尽管采取了该行动,但民主同盟军在这次攻势的头3个月里杀害了380多名平民。在其主要营地被占领后,民主同盟军撤离乌干达边境附近的据点,转向内陆。随着联合行动驱散民主同盟军,作战人员逐渐

从东向西移动，将冲突地区从乌干达边界扩大到伊图里省西部。伊鲁穆境内 2022 年 3、4 月发生了大规模暴力袭击事件。

17. 民主同盟军由塞卡·巴鲁库(别名穆萨·巴鲁库, CDi.036)领导。该组织在 2022 年 4 月 1 日发布一段视频, 重新宣誓该组织效忠伊黎伊斯兰国新领导人。视频显示巴鲁库用斯瓦希里语宣读民主同盟军对阿布·哈桑·哈希米·库拉希的效忠誓言。本杰明·基索卡尼奥(S/2022/83, 第 13 段)是民主同盟军小派别的领导人, 该团体效忠贾米尔·穆库鲁(CDi.015), 反对巴鲁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他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被捕, 可能进一步削弱了该派别。民主同盟军的成员为乌干达人、刚果人, 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大多来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肯尼亚、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

18. 民主同盟军招募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大幅增加, 证据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逮捕了肯尼亚人、坦桑尼亚人、索马里人, 其中大多数是经验丰富的作战人员, 曾在多个冲突地区作战。2022 年 1 月, 加入民主同盟军的肯尼亚人萨利姆·穆罕默德·拉希德与另外 3 名未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加入伊斯兰国的肯尼亚人一起被捕。然而, 他们在加入民主同盟军之后对其某些做法及意识形态偏离倾向表示失望。2021 年 6 月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拉希德以伊黎伊斯兰国的名义对 1 名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刚果(金)武装部队)士兵实施了斩首。他的肯尼亚同伙马哈茂德·萨利姆·穆罕默德与梅迪·恩卡鲁博保持联系(S/2022/83, 第 15 和 17 段)。后者组织了他们前往民主同盟军营地的行程。民主同盟军的 4 名坦桑尼亚成员 2 月在贝尼被捕。联合部队 3 月在马卢卢击毙了民主同盟军的索马里裔主要指挥官阿布·亚丁, 之后又有 2 名坦桑尼亚作战人员在诺比利-布松加过境点附近的基隆加被击毙。

## 东非

19. 2021 年 10、11 月乌干达发生爆炸事件之后逮捕了 100 多名民主同盟军嫌疑人。2022 年 3 月 14 日, 当局逮捕了民主同盟军成员卡班达·阿卜杜拉·穆萨。此人为青年党的前成员, 与 2010 年坎帕拉的 2 起爆炸案有关联。他还与别名“惩罚者”的梅迪-恩卡鲁博建立了联系。一个会员国认为后者策划了针对乌干达的行动。

20. 关键的挑战仍是如何打击民主同盟军的支助网络, 从而阻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该区域移动, 同时切断其资金来源。资助民主同盟军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包括乌干达当地的企业主。一些乌干达和肯尼亚侨民还在南非等国挣钱后将收入洗钱给民主同盟军, 有时数额巨大。

21. 在索马里, 青年圣战运动(青年党)(SOe.001)继续利用政治不稳定状况, 重点是袭击高级别目标以破坏政治进程。会员国报告说青年党近年来一些规模最大的袭击发生在 2022 年初。会员国估计青年党麾下拥有 7 000 至 12 000 名作战人员。

22. 会员国称青年党通过对索马里经济各个方面征税获得数以百万美元计的收入, 并将其中至少 25%用于采购军用品。根据会员国查阅的分类账, 青年党每年约有 2 400 万美元可用于购买武器和爆炸物。这些分类账显示青年党每年赚



取 5 000 万至 1 亿美元。一个会员国报告说青年党虽然独立行动，但也直接以内部资金支持基地组织。

23. 会员国称索马里伊黎伊斯兰国在邦特兰的存在规模不大，缺乏开展重大行动的能力，原因是受到青年党的袭击。袭击造成的损失现已使索马里伊黎伊斯兰国的作战人员减至 200 至 280 人。尽管其人数不多，但设有 Al-Karrar 办事处，头领为索马里伊黎伊斯兰国埃米尔，名叫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明(未列名)，是拥有索马里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双重国籍的邦特兰人。穆明以前是青年党内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2015 年 10 月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

24. 会员国认为 Al-Karrar 办事处是财务中心，向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QDe.161)输送大量资金。一个会员国报告说 Al-Karrar 办事处(S/2022/83，第 15 段)协助将资金送入阿富汗，途经也门，且可能与肯尼亚有关；另一会员国则称该资金是由位于联合王国的小组转送的。据报其中一些资金是索马里境内对航运业勒索及非法征税所得。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用这些资金购买武器、支付作战人员薪水。一个会员国认为索马里、莫桑比克、刚果民主共和国仍属 Al-Karrar 办事处的管辖范围。

## 西非

25. 在萨赫勒地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获得当地族群的支持，正在加强控制并向大西洋海岸扩展。由于治理不善，同时发生侵犯人权行为，致使有人利用当地不满情绪并传播激进意识形态，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持续不断地实施暴力。阿布·乌拜达·优素福·阿纳比(别名亚兹德·梅布拉克)接过了已死亡的阿卜杜勒马利克·德鲁克德尔(QDi.232)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地区指挥权。此人仍是与阿尔及利亚的基地组织核心之间的战略联系人，并在希丁委员会内推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战略。

26. 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是过去 5 年来将几个恐怖主义团体整合到“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内的战略设计师。该组织是基地组织在该区域的统一附属团体。他的主要助手是阿马杜·库法(QDi.425)、西丹·阿格·希塔(未列名)。阿格·希塔与德鲁克德尔有亲属关系，参与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从阿尔及利亚向马里的转移。他以基达尔地区为基地，执行重要后勤和业务任务。库法正在将其作战部队从马西纳地区进一步推进到该省，部署在巴马科以北、以南、以东。通布图埃米尔塔尔哈·利比(未列名)也在后勤上支助“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而梅纳卡埃米尔法克纳恩·阿格·塔基(未列名)则更多参与了在昂松戈-梅纳卡野生动植物保护区打击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作战行动。

27.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伊斯兰辅士组织(未列名)支持下进一步开辟了沿 18 号国道穿过布基纳法索通往南部的走廊。布基纳法索 1 月 24 日发生政变，使局势更加不稳定，因此伊斯兰辅士组织的大部分人加入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贾法尔·迪科(未列名)仍是伊斯兰辅士组织的领导人，据一个会员国报告他直接受梅布拉克指挥。塞古·穆斯里穆(未列名)是“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布基纳法索的一名高级领导人，负责与伊斯兰辅士组织保持联络。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从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多哥招募的新兵在布基纳法索接受培训后被重新部署到原籍国。多哥坎普尔省的军事基地 5 月 11 日遭到袭击，8 名士兵阵亡，13 人受伤。

28. 鉴于国际反恐部队即将完成从马里的撤离，一些会员国表示关切马里可能成为恐怖团体的庇护所。然而，马里和邻国的国际反恐行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取得了成功。2 月 26 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著名历史性人物亚希亚·朱阿迪(别名亚希亚·阿布·阿马尔·贾扎伊里, QDi.249)在通布图省以北被击毙，使该组织受到重大打击。4 月 14 日，“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另一名高级成员萨米尔·布尔汉(未列名)被击毙。此外，1 月第三周在布基纳法索吉博以东有 60 名恐怖分子被击毙，2 月 2 日在马里加奥东南又有 30 人被击毙。参与 2021 年 11 月 14 日伊纳塔袭击的 10 名恐怖分子 2 月 7 日在布基纳法索瓦希古亚东北部被消灭，参与 2 月 8 日在贝宁 W 国家公园杀害 5 名公园护林员及其法国行动辅导员的 40 名恐怖分子 2 月 10 日在布基纳法索迪亚帕加附近被拦截。

29. 该区域正在进行军事重组，可能会危及过去反恐工作的成果。在此背景下，“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商定在 2022 年 5 月最后一周联合停火，以集中力量打击马里部队。

30. 3 月 23 日，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宣布成为独立于伊斯兰国西非省(QDe.162)的伊黎伊斯兰国自治省。此举主要是为了达到宣传目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发起收复 20 号国道以南地区的行动后，将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推到马里与尼日尔的边界。此外，由于达乌萨克-图阿雷格人及马里地方武装团体反对伊黎伊斯兰国的暴行和勒索，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不得不与之开战。因此，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努力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三国边界地区维持其存在。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因其公关和行动能见度有所减弱，于 5 月底发起了在梅纳卡以东建立第二个安全区的行动。

31. 在尼日利亚东北部，伊斯兰国西非省确认其压制着“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博科圣地”组织)(QDe.138)残余分子。“博科圣地”组织一些作战人员仍留在乍得湖地区与尼日尔接壤的边界地区，隶属于巴赫-库拉(未列名)，但该团体已被削弱，因为其大多数作战人员已转向伊斯兰国西非省，或者已向尼日利亚政府投降。阿布·穆萨布·巴纳维(未列名)的状况仍不清楚。一些会员国报告他已死亡，另一些会员国则宣布他仍担任 Al-Furqan 办事处的头领。尼日利亚和尼日尔境内持续发生绑架勒索、袭击平民及军事目标的事件，说明该地区仍普遍存在暴力行为。

32. 在尼日利亚西北部，安萨鲁(黑非洲穆斯林守护者)(QDe.142)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宣誓效忠“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一个重大问题是该区域存在一个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有关联的基地组织分支，特别是因为其行动区可能与卡杜纳州、卡齐纳州、尼日尔州、扎姆法拉州的严重犯罪团体和一些前“博科圣地”组织成员的行动区相重合。与此相关的是可能很难确定重大袭击肇事者的身份。在扎姆法拉州，身份不明的团体 1 月杀害了大约 200 人，3 月杀害了 20 人，5 月杀害了 50 人。

## 北非

33. 目前因恐怖主义罪行服刑的一些个人刑期将满，该区域会员国对这些人构成的威胁表示关切。其中多人据评估构成持续性威胁。最近一些被关押在其他国家的北非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获释，一些国家对这些人也表示了类似的关切。

34. 在埃及，“耶路撒冷支持者”（未列名）自 2022 年 1 月以来在拉法市、西奈半岛中部(包括 Al-Nussayriyat 县、Tarabin 县、Al-Bura 县、Tuma'a 县、Kabir Amir 县发动了几次恐怖袭击。“耶路撒冷支持者”还袭击了 Omariya 省一条天然气管道，并绑架了 4 名修路工人。该团体对埃及武装部队发动了 2 次袭击，致 18 名士兵死亡。尽管发生了这些袭击事件，但会员国评估认为该团体的人数正在减少。这归功于埃及部队成功开展了反恐行动，也归功于埃及政府在西奈地区协调努力了解决当地族群(包括贝都因部落)不满的根源，因为该团体招募的大多数人都来自贝都因部落。一个会员国指出，该组织主要位于西奈半岛北部，有约 500 名作战人员。

35. 一些会员国认为伊拉克和黎凡特利比亚伊斯兰国省(利比亚伊斯兰国)(QDe.165)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利比亚南部，在那里对各路民兵发动袭击。该团体还试图恢复其在该国北部(特别是在拜尼沃利德和靠近突尼斯边界的塞卜拉泰)的后勤据点，以利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补充其队伍。利比亚伊斯兰国已因其头领的损失而被削弱，同时美国非洲司令部在塞卜哈、拜尼沃利德发动的袭击成功削弱了该团体的机动能力。一个会员国认为利比亚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境内剩下的作战人员不到 100 人。

36. 利比亚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南部采取了新办法，以分散人员、实施小规模行动来逃避利比亚安全部门的侦查。利比亚伊斯兰国的一些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可能已使该团体与萨赫勒、索马里、苏丹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建立联系。一个会员国指出利比亚伊斯兰国试图从来自邻国的移民中招募成员。另一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与某些尼日利亚恐怖主义团体保持联系，而且利比亚的一些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能与乍得湖流域的伊斯兰国西非省有联系。

37. 基地组织继续依靠其在利比亚中部、西南部的部落平台，并将该国用作向马里北部派遣增援部队的基地。奥巴里市、塞卜哈市是基地组织在利比亚境内的主要恐怖机构所在地。

38. 摩洛哥国内安全部门 2022 年 1 月至 5 月期间逮捕了 9 名亲伊黎伊斯兰国的个人。其中 2 人当时正寻求前往其他冲突地区(包括阿富汗)。其中 1 人被发现携有自制爆炸物说明书。尽管反恐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威胁依然存在。

##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39.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领导层继续面临重大损失，但在利用安全漏洞采取行动方面取得了零星的成功。2 月 3 日，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阿米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尔比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特马被美国击毙。3月10日，伊黎伊斯兰国宣布其新领导人为阿布·哈桑·哈希米·库拉希(阿布·哈桑)。损失的其他领导层人员包括前发言人阿布·哈姆扎·库拉希。据一个会员国称此人于2021年11月在阿勒颇省的一次空袭中丧生。

40. 会员国对该团体新领导人的身份未达成共识。一个可能性伊拉克人朱马·阿瓦德·易卜拉欣·巴德里(未列名)。此人是伊黎伊斯兰国前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兄弟。另一个可能性是巴沙尔·哈塔卜·加扎尔·苏迈达伊(化名扎伊德博士,未列名)。关于这两个人,都有观点认为其并非阿布·哈桑。一些会员国认为苏迈达伊是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最近未担任伊黎伊斯兰国高级行动职务,这将使他成为一个可信的继任者。一些会员国还说此人5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被捕。也有会员国称他仍然在逃。伊黎伊斯兰国尚未就此发表评论。一些会员国指为潜在领导人的另一个伊拉克人是伊黎伊斯兰国省级总局负责人阿卜杜·拉乌夫·穆哈吉尔。

41. 尽管该团体领导层人员多有损失,但会员国未观察到该团体或其在核心冲突区的行动方向有重大变化。伊黎伊斯兰国结构分散,能组织复杂的袭击行动,因此仍是顽固持久的威胁。伊拉克与叙利亚边界仍是一个主要的薄弱环节,有多个走私网络在该地活动。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总数估计在6 000至10 000人之间,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据认为大多为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

42. 伊黎伊斯兰国1月20日发动大规模行动,企图释放哈塞克省西纳阿监狱关押的作战人员(人数估计有5 000人)。大多数会员国估计有100至300名作战人员逃到巴迪亚沙漠或越界进入伊拉克。该团体实施袭击时有伤亡,其人数抵消了逃犯人数,所以这次行动的净影响有限。据报没有伊黎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逃脱。然而,这次袭击为该团体产生了重大宣传效应,突出表明伊黎伊斯兰国的优先目标是袭击关押其成员的监狱,以此作为其复兴的催化剂。会员国认为可预计有更多袭击监狱的企图,特别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

43. 伊黎伊斯兰国以叛乱分子惯用战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发动了其他零星袭击。活动集中在代尔祖尔省、拉卡省南部、哈塞克省、霍姆斯省东部、德拉省西南部、苏韦达省。一个会员国说大马士革有一些零星活动。会员国认为伊黎伊斯兰国恢复了以前受到限制的训练活动,特别是在巴迪亚沙漠。

44. 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仍是伊黎伊斯兰国的一处战略要地,但该地几乎完全被沙姆解放组织(被列为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的别名,QDe.137)所控制。沙姆解放组织仍是伊德利卜的主要恐怖组织,约有10 000名作战人员。一个会员国指出沙姆解放组织有几个下属群体,其中约有200名俄罗斯国民。沙姆解放组织不断宣传自己是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经常采取行动打击该地区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另一团体胡拉斯·丁(未列名)。沙姆解放组织也释放了一些胡拉斯·丁囚犯,条件是他们不得实施袭击。据估计,胡拉斯·丁仍有几千名作战人员,其中一些人打算对西方实施袭击。据报,在胡拉斯·丁麾下开展活动的一个团体几乎全部由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组成。另据报,胡拉斯·丁命令一些成员前往阿富汗,但这些

人无法前往或不愿前往。一个会员国说胡拉斯·丁领导人萨米尔-希贾兹(别名法鲁克-苏里)(未列名), 于 2020 年或 2021 年加入基地组织领导层的希丁委员会。

45. 一些成员国报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QDe.088, 又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估计有 1 000 至 2 000 名作战人员, 主要在伊德利卜省活动, 由凯吾赛尔指挥。该组织与沙姆解放组织密切结盟, 从事恐怖主义行动。据报该组织还在伊德利卜省经营加油站等业务, 为其活动筹资。该组织还定期举行武装训练以保持战斗力。

46. 伊拉克持续施加反恐压力, 逮捕了一些人, 加强了法律和秩序。然而, 伊黎伊斯兰国的小股人员仍在该国的沙漠和偏远地区活动。该团体继续发动具有战略意图的袭击, 特别是袭击基础设施和农业。

47. 迪亚拉省、萨拉赫丁省、基尔库克省继续发生袭击事件。1 月 21 日, 迪亚拉省一处伊拉克陆军基地遭到袭击, 导致 11 名士兵死亡。5 月 23 日, 伊黎伊斯兰国在基尔库克省和迪亚拉省农民收割庄稼时实施 2 次行动, 杀害了 12 名平民。一个会员国说最近于这些地区参与袭击的一些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可能是从叙利亚边境另一侧的拘留所逃脱的。安巴尔省和尼尼微省也发生了袭击事件, 伊黎伊斯兰国在这 2 个省主要以小型流动小组开展活动。

48. 该组织在斋月期间于全球加强了行动, 目的是为前领导人和发言人之死复仇。在伊拉克, 其表现是主要针对安全部队和伊拉克社区发动袭击, 为此使用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战术, 包括实施突袭、枪击特定目标、使用简易爆炸装置。

49. 伊拉克于 2021 年 10 月宣布逮捕 Sami Jasim Muhammad al-Jaburi(未列名)(S/2022/83, 第 42 段), 此人提供的信息表明他在被捕前一直负责伊黎伊斯兰国的财务。他同时还担任 2 个其他职位, 即: 副“哈里发”以及授权委员会成员。一些会员国认为此人的被捕打乱了该团体, 特别是其财务, 因为其职责目前可能由不同的人行使。

50.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活动继续在更多区域激发袭击。3 月 27 日在以色列发生了一次这样的袭击, 造成十多人伤亡。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人员继续致力于在全球获得外部行动能力, 但迄今其影响范围仍有限, 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仍是该组织的核心地区, 也是定义其身份的依据。

### C. 阿拉伯半岛

51.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尽管最近遇到挫折, 但在也门、整个区域和国外仍构成持续威胁, 该组织渴望恢复国际行动能力。尽管最近实现并维持停火和安全动态发生变化, 半岛基地组织仍在积极利用也门的冲突, 利用其成功的战略扎根当地部落, 从而获得支持者。

52. 该组织在也门的马里卜省、阿比扬省和夏卜瓦省都有据点, 大多数领导人和作战人员都在那里, 此外在哈德拉毛省、马哈拉省和焦夫省也有据点。会员国估计, 半岛基地组织的兵力为几千名作战人员, 主要来自也门人口, 并由少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补充。除了该组织成员海外亲属的汇款外, 半岛基地组织还通

过绑架勒索、打劫和抢劫来筹集收入。一个会员国指出，半岛基地组织正在努力加强其海上行动能力。

53. 半岛基地组织继续遭受损失，2022年1月宣布其总军事指挥官 Salih bin Salim bin Ubayd Abolan(别名 Abu Umayr al-Hadhrami, 未列名)死亡。与此同时，半岛基地组织声称制造了哈德拉毛省的一起越狱事件，释放了一些作战人员。该组织继续开展小规模行动，主要针对贝达省和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然而，有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半岛基地组织与胡塞武装之间存在合作，胡塞武装庇护了半岛基地组织的一些成员并释放了囚犯，以换取半岛基地组织作为代理人开展恐怖主义行动，并向胡塞武装某些作战人员提供作战训练。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半岛基地组织通过委员会开展活动，其中包括一个由 Sa'ad bin Atef Al-Awlaki(未列名)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以及安全、法律、医务和媒体委员会。由于失去领导人，财务委员会已解散。

54. 半岛基地组织仍然是基地组织在散布宣传信息方面最重要的分支机构，包括提供材料说明制造了袭击。该组织的媒体部门纪念已故作战人员，发布了生平传记，并鼓励在西方发动独狼式袭击。

55. 半岛基地组织被认为使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分支(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分支)(QDe.166)在也门的势力相形见绌。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分支正在走下坡路，最近没有发动袭击。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分支的一些作战人员已融入该国各部落部队，并重新加入也门的全面冲突。他们的战场经验表明，他们仍然是一个潜在威胁，但缺乏资源和领导使得其在短期内无法卷土重来。也门对伊黎伊斯兰国的价值可能在于各省总局中的 Umm al-Qura 办事处设在那里，并且便于与红海另一侧索马里的 Al-Karrar 办事处保持金融联系。

#### D. 欧洲

56. 会员国评估欧洲的威胁等级仍为中等。恐怖分子和有意发动袭击者主要是自发的，在行动和意识形态上独立于全球恐怖主义组织。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欧洲领土上发动袭击的资源有限。他们的活动已经减少，主要是呼吁同情者恢复在欧洲发动袭击。独狼式袭击的现象已经减少。伊黎伊斯兰国声称最近在欧洲发动的袭击主要是由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人实施的，他们受到伊黎伊斯兰国的启发，但没有获得其提供的物质后勤或经济支持。一个会员国指出，这一趋势对执法部门及早发现和后续起诉构成重大挑战。此外，被视为亵渎的行为仍然是最近袭击事件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包括3月2日一位知名的法国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在监狱中被一名狱友谋杀。

57. 虽然伊黎伊斯兰国正在寻求招募那些感到被西方排斥的人，但最近对其所谓的“披头士”团体的两名成员 El Shafee Elsheikh(QDi.409)和 Alexandra Amon Kotey(QDi.408)进行定罪，以及在法国对因巴塔克兰剧院袭击而被定罪的伊黎伊斯兰国重要成员进行审判，对潜在的被招募者起到了震慑作用。伊黎伊斯兰国宣传工作的重点是通过私人在线频道来鼓动其支持者，而基地组织则通过 Al Kifah 媒体用法语散布宣传信息，在网上能见度更高，持续性更强。

58. 监狱中的激进化现象和以监狱为基础的招募活动继续加剧欧洲面临的威胁，法国、西班牙、联合王国和比利时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当局指出，在风险评估、缓刑和提前释放安排方面，阳奉阴违以获得监狱福利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大多数因在 2015 年前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而被监禁的人都被判短期徒刑，预计将在 2025 年前获释。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女性回返者，特别是有子女的女性回返者的前景。虽然女性圣战者囚犯人数仍然很少，但欧洲监狱必须为在未来几年可能从拘留营回返的妇女涌入做好准备，包括安排照顾和监护她们的子女。

59. 抵达欧洲的难民的人流可能掩盖恐怖分子的旅行，因为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使用同样的路线到达欧洲国家。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数据库互操作性仍然是欧洲反恐框架内的一大短板，这一事实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60. 一些会员国担心，从叙利亚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试图在欧洲建立小组，以实施更复杂的袭击。在西班牙，在当前的反恐行动中，于 2021 年第四季度逮捕了 8 名阿尔及利亚人，其中包括两名从叙利亚返回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当时他们试图购买一把突击步枪用于即将发动的袭击。还缴获了砍刀和弹药。这两名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是通过一条非法移民路线抵达西班牙的。该路线在从阿尔及利亚奥兰到西班牙南部沿海城市的地中海沿岸运作。这两人都是伊黎伊斯兰国分支——阿尔及利亚哈里发战士(哈里发战士)(QDe.151)的成员，并参与了在马来西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招募活动。2020 年 4 月，英国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阿卜杜勒-马吉德·阿卜杜勒·巴里(未列名)在西班牙阿尔梅里亚被捕时使用了同样的路线。

61.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大约有 15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核心冲突区返回科索沃。这些人正在寻求招募新的支持者，并在欧洲建立潜伏小组。科索沃有几个与海湾地区有联系的非营利组织，它们正在推动当地人口的激进化。

62. 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欧洲的跨国犯罪网络与恐怖主义团体之间存在系统性合作，但出现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利用提供资金的来源，包括滥用货币价值转移服务以及滥用非营利组织和在线众筹平台，哈瓦拉汇款系统和加密货币在犯罪所得的转移和洗钱及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主席 Mohamad Ayman Adlbi(未列名)于 2021 年在一次反恐行动中被捕。该行动揭露了一个秘密金融网络，该网络以将各宗教协会筹集的资金用作对叙利亚孤儿的人道主义援助为幌子，将其转用于资助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的基地组织民兵。此外，部分资金还用于资助一所孤儿学校，目的是招募和训练未来的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63. 3 月，4 名持有伊黎伊斯兰国宣传品的阿尔巴尼亚人在意大利巴里被捕，他们涉嫌资助地拉那附近卡瓦亚莱特尔清真寺的伊玛目 Genci Abdurrahim Balla(未列名)，他目前在监狱中。这些钱通过比特币众筹或从意大利普利亚以现金形式通过海路运送到阿尔巴尼亚。在另一起案件中，3 人于 2022 年 2 月在西班牙被捕，原因是他们利用一个复杂的幌子公司网络将资金转移到一个总部设在利比亚、与伊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恐怖主义团体。该团体由化名 El Far 的 Mohamed Salem Bahroun(未列名)领导。该恐怖主义小组经营着一个犯罪网络，涉及走私石油、伪



造护照、在避税天堂存钱，以及将在战场受伤的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转移到西班牙的私人诊所疗伤。该团体利用现金运送人、银行转账和哈瓦拉汇款系统网络，将从利比亚送达西班牙的资金转移到一些司法管辖区，包括土耳其和突尼斯，并最终转移到安提瓜和巴布达。据报告，洗钱数额多达 400 万美元。案件仍在调查中。

## E. 亚洲

### 中亚和南亚

64. 监测组关于塔利班的最新报告(见 S/2022/419)详细介绍了基地组织、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在阿富汗和更广泛区域的活动。阿富汗局势依然复杂。以该国为基地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将塔利班的胜利视为鼓舞其在中亚和南亚邻近地区以及全球进行宣传的一个因素。

65. 据报告，基地组织领导人对塔利班提供咨询，两个团体保持密切关系。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通过一些视频和音频信息，加强了与基地组织支持者的外联，包括他本人表态承诺基地组织有能力与伊黎伊斯兰国竞争，并争取再次被承认为一场全球运动的领导者。

66. 据报告，基地组织成员仍然留在阿富汗南部和东部，该组织过去就在那里活动。一些会员国指出，核心成员可能进一步向西转移到法拉省和赫拉特省。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基地组织打算在阿富汗北部建立据点，调动新的作战人员，并筹集更多资源。

67. 基地组织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享有更大的自由，但仅限于向事实上的当局提供咨询和支持。据报告，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有 180 至 400 名作战人员，主要来自孟加拉国、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作战人员在塔利班战斗部队中有个人一级的代表。

68. 基地组织目前似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继任计划。该组织的影响力取决于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得到改善的通信能力和可分配的资源。由于缺乏能力、塔利班方面的克制以及不愿危及其最近取得的成果，基地组织及其附属团体近期内不大可能寻求在阿富汗境外发动直接袭击。基地组织被认为在长期对国际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特别是相对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而言，后者在短期和中期构成的威胁更大。

69.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领导人仍然是绍纳拉赫·贾法里(别名谢哈布·莫哈吉尔)(QDi.431)。据一个会员国报告，其他领导人物包括担任副手的大毛拉拉杰卜·萨拉赫丁(别名大毛拉哈纳斯)、苏丹·阿齐兹·阿扎姆(发言人)、阿布·穆赫辛(财务主管)、卡里·沙哈达特(训练主管)、卡里·萨利赫(情报主管)和卡里·法塔赫(军事行动主管)。

70. Al-Siddiq 办事处的现任领导人是谢赫塔米姆·库尔迪(别名阿布·艾哈迈德·马达尼)，他之前是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成员。他于 2020 年获伊黎伊斯兰国各省总局任命并抵达阿富汗。伊黎伊斯兰国将阿富汗视为在更广泛区域扩张的基地，以实现其“大哈里发国”计划。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试图从其他恐怖主



义团体招募成员，并吸引心怀不满的塔利班作战人员和感到不满的当地少数族裔，以加强其能力。一个会员国报告说，有 50 名维吾尔族作战人员从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叛逃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领导人曾与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巴达赫尚的行动指挥官 Qari Faruq 接触，请他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但被他拒绝。若干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支付的月薪更高，因此能够招募到人员。

71.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扩大了在阿富汗北部和东部的存在。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还包括来自中亚的作战人员，他们增加了在北部的活动。2022 年 4 月，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宣称向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射火箭。尽管两国都否认火箭落入其领土，但类似袭击的风险仍然存在。其目的是通过表明塔利班安全部队无力控制边界来破坏其可信度，并从该区域吸引新的招募者。

72. 目前还不清楚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是否能够收复在阿富汗东部失去的地盘。如果他们取得成功，则塔利班可能很难扭转这种成果。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随后将能够从阿富汗境内发展威胁全球的能力。

73. 真主辅士团(未列名)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2021 年秋季，塔吉克斯坦与塔利班关系恶化后，真主辅士团的作战人员与塔利班特种部队一起被部署到巴达赫尚省、昆都士省和塔哈尔省的塔吉克斯坦边境沿线。一个会员国称，真主辅士团高级领导人 Muhammad Sharipov(别名 Mahdi Arsalan)控制着塔利班管理下的巴达赫尚省五个县的安全。

74.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QDe.132)是阿富汗境内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最大组成部分，人数在 3 000 至 4 000 人之间。一个会员国报告称，现任巴塔领导人穆夫提·努尔·瓦利·迈赫苏德(QDi.427)已将该团体团结起来，该团体现在更有凝聚力，在该区域构成更大的威胁。6 月 3 日，在阿富汗事实当局斡旋的会谈后，巴塔宣布将延长与巴基斯坦的临时停火。停火是否会带来更持久的和平协议，还有待观察。

75. 一个会员国说，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领导人在巴格兰省积极活动，并在那里重新建立了大本营。3 月，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宣布了领导层人事调整。Abdul Haq(QDi.268)仍然是该团体的总领导人，Abu Salam(未列名)被任命为副领导人，Haji Furkan(未列名)被任命为总军事指挥官，其最高协商委员会增补了 Zayiti(未列名)和 Ibini Muhaimaide(未列名)这两名新成员。据报告，该团体在巴达赫尚省重建了几个据点，扩大了行动范围，并秘密购买武器，目的是提高其开展恐怖主义活动的的能力。

76. 一些会员国指出，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继续加强与巴塔和真主辅士团的关系，加强其关于制造和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军事训练，重点是提高士气，并计划在时机成熟时对中国在该区域的利益发动恐怖主义袭击。

77. 一个会员国指出，塔利班试图限制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活动可能是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最近没有发动袭击的一个原因。该国表示，该团体试图通

过结婚和以欺诈手段获得当地身份证件等各种手段在阿富汗扎根，并将其成员伪装成阿富汗居民。会员国对该团体人数的评估有所不同(S/2022/419 第 86 段)。

### 东南亚

78. 会员国报告说，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团体的威胁在东南亚地区已基本消退，但一些其剩余活动地区(主要在菲律宾南部)除外，且仍存在发生独狼式袭击或受其鼓动的袭击的可能性。一个会员国警告说，菲律宾成功地对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开展反恐行动，可能会迫使其将活动推进至马来西亚部分地区。

79. 印尼当局证实，2022 年 1 月，伊斯兰祈祷团(QDe.092)军事组织前领导人阿里斯·苏马尔索诺，又名祖勒卡尔纳恩(QDi.187)，因参与 2002 年巴厘岛袭击事件而被逮捕并判刑。根据联合国制裁名单的信息，他帮助准备了 2002 年在巴厘岛造成 202 人死亡的炸弹。会员国认为，伊斯兰祈祷团尽管十多年来没有发动过袭击，但继续试图筹集资金、训练作战人员，甚至通过成立政党渗透政府。

80. 据估计，伊黎伊斯兰国东亚分支在菲律宾南部有多达 200 名作战人员，有能力进行小规模袭击。菲律宾当局于 2022 年 3 月宣布，并经会员国确认，伊黎伊斯兰国东亚分支的新领导人为阿布·扎卡里亚(别名杰尔·明班塔斯，别名法哈鲁丁·哈吉·萨塔尔，未列名)。据报告，他是毛特组织的前领导人。毛特组织是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2017 年曾短暂控制马拉维市领土数月。2022 年 3 月下旬，菲律宾部队在巴西兰击毙了一名阿布沙耶夫集团领导人，表明该集团继续失去领导人，如监测组先前所突出介绍(S/2021/68，第 72 段)。6 月 6 日，在马京达瑙省 Datu Saudi Ampatuan 的一次军事行动中，据称是伊黎伊斯兰国东亚分支发言人的 Abdulfatah Omar Alimuden(别名 Abu Huzaiifah，未列名)被打死。Abu Huzaiifah 除了担任伊黎伊斯兰国东亚分支发言人，还负责该分支与伊黎伊斯兰国在核心冲突区的领导人之间的金融交易。

81. 一个会员国着重指出，阿布沙耶夫集团成员最近在马来西亚被捕和被杀，表明该集团继续构成威胁，特别是在与菲律宾有共同海上边界的马来西亚沙巴。3 月，阿布沙耶夫集团领导成员 Mundi Sawaadjan 的妻子因持有爆炸物在霍洛岛被捕。

## 三. 影响的评估

###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82. 许多会员国报告，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控制着大约 2 500 万美元的储备金(一些会员国估计这一数额在 2 500 万至 5 000 万美元之间)，其控制的大部分现金仍在伊拉克。伊黎伊斯兰国的支出主要包括支付作战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费用，其中许多家庭成员生活在流离失所者营地。支出超过了目前的收入。伊黎伊斯兰国的其他收入来源包括敲诈、绑架勒索、天课、直接捐款以及贸易和投资收入。这些不同的收入来源共同帮助建立了一个金融体系，使伊黎伊斯兰国能够在多变的条件下自我调整和维持。最近，向作战人员和家属支付的款项减少，一个会员国称，向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家属支付的款项通常为每月 50 美元。另一个会员

国报告说，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潜在作战人员被招募时得到的承诺是每月工资高达 1 000 美元。正如监测组先前指出的(S/2022/83，第 72 段)，主要通过哈瓦拉汇款系统网络和受信任的现金运送人转移资金。

83. 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指挥和控制流向其全球分支机构的资金的能力仍然很强，这是这些分支机构表现出忠诚的一个重要因素。几个会员国称，所有涉及分支机构的交易都由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指挥。接收方包括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使用受信任的现金运送人)和非洲境内的分支机构(通过 Al-Karrar 办事处)，如上文第 24 段所述。有会员国特别提及，Al-Karrar 办事处负责在非洲内外转移资金。在这方面，一个会员国强调，南非在协助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向非洲分支机构转移资金方面正在发挥重要作用。监测组获悉几笔总额超过 100 万美元的大额交易。

84. 一个会员国称，Sami Jasim Muhammad al-Jaburi 于 2021 年在土耳其被捕之前一直作为伊黎伊斯兰国的金融埃米尔。一个会员国告知监测组，他被捕时所在的地点与他在监督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外交易和投资的财务角色和参与有关。

85. 监测组继续收到关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利用加密货币募集捐款和支持活动的报告。一个会员国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现已开始提供关于如何打开数字资产钱包和使用加密货币进行交易的教程。另一个会员国对使用加强隐私的加密货币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提供总额超过 70 万美元资金的交易表示关切，指出在使用不太知名的加密货币方面越来越复杂，并有能力通过土耳其的虚拟资产交易所以将其兑换成现金。

86. 许多会员国强调，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技术在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和散布宣传消息方面的作用不断演变。会员国提及的平台因区域而异，目前包括 Telegram、Rocket.Chat、Hoop 和 TamTam 等。还有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利用暗网上的平台储存和获取其他网站拒绝托管的训练材料。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亲伊黎伊斯兰国的信息技术专家小组正在努力加强该组织网上存在的安全，并努力实现现在在网络空间建立“虚拟哈里发国”的目标。该国指出，多达 80% 的招募是在网上进行的。

##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87. 虽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报告走私文化财产的事件，但一些会员国指出，取消与 COVID-19 大流行疫情有关的旅行限制可能会使更多参与从冲突地区抢掠和走私文化财产的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他们将文化财产作为恐怖主义活动筹资的来源。东南欧仍然是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向西欧和美国的私人收藏家和拍卖行非法贩运文物的主要过境路线，亚洲和海湾地区的市场不断扩大。用于运输被掠夺文物的走私路线的详细信息，包括谁在将文物运往市场，以及哪些网络支持这种更广泛的犯罪活动和恐怖主义活动，都很难追查。

###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8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冲突区，特别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伊黎伊斯兰国人员及其家属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和更具挑战性。伊黎伊斯兰国在 2022 年初实施的大规模越狱行动引发了对更多越狱企图的担忧，并凸显了营地和拘留中心的恶劣条件。除了法律和人道主义关切外，让人们处于这种情况下，从长远来看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安全威胁，对区域和全球威胁格局产生负面影响。

89.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估计有 12 万人仍留在该地区的 11 个营地和大约 20 个监狱设施中。其中包括 3 万名 12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们可能因极端的伊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而变得激进。另一个会员国着重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再次把重点放在儿童身上，继续其“哈里发童军”的做法，试图打造新一代极端分子，其中许多人正在接近或已经成年。

90. 在这些营地和监狱中发生了几起暗杀事件。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仍然人满为患的霍尔营地中的一些妇女被认为是伊黎伊斯兰国最极端的成员。此外，还有许多人成功地逃出了营地。资金继续流入和流出，主要是通过哈瓦拉汇款系统。所得资金按家庭规模分配。一个会员国指出，约有 1 万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仍被叙利亚民主力量羁押。

91. 1 月 20 日，伊黎伊斯兰国对哈塞克省的西纳阿监狱发动了一次有组织的袭击。会员国报告说，袭击是在监狱内和监狱外共同策划的。这次行动突出表明，伊黎伊斯兰国有能力策划和发动对一个设防基地的复杂袭击，而且伊黎伊斯兰国不打算放弃其在监狱中的被拘留者。该会员国还指出，将数千名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安置在简陋的监狱中是有风险的，并强调事实上的地方当局维持安全的能力有限。

92. 一个会员国指出，存在使用伪造的叙利亚身份证件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邻国偷运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情况。这种旅行的费用可能约为 1 500 美元。会员国尚未观察到作战人员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冲突区大量流入阿富汗，但如果情况允许，作战人员可能希望这样做。

93. 伊拉克继续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遣返其国民，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遣返了 336 个家庭，共 1 274 人。迄今为止，已有 246 个家庭返回伊拉克境内的家乡并重新融入社会。据报告，被遣返回法国的主要是 13 岁以下的儿童，其中一些年龄较大的儿童回忆说，他们目睹甚至参与了伊黎伊斯兰国的谋杀行为。

##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 A. 旅行禁令

9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向委员会提出旅行禁令豁免请求。监测组也没有收到会员国提供的被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个人试图旅行或被拦截的信息。

95. 监测组重申，通过旅客信息预报系统和旅客姓名记录系统传送的数据是有效且循证的旅客风险评估和筛查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不对照国家和国际监测名单、联合国制裁名单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相关数据库，系统地核对旅客信息预报系统和旅客姓名记录系统数据，其作为识别恐怖分子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以及处理使用规避旅行模式行为的工具的效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一些会员国指出，返回者和迁移者在前往西半球的途中可能使用其他有组织犯罪路线以避免被旅客信息预报系统和旅客姓名记录系统发现的风险越来越大。

96. 旅行禁令措施的有效性有赖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综合名单的质量。会员国对缺乏身份识别信息、姓名可能拼写错误、缺乏生物识别信息以及一些会员国不愿分享有关列名个人的信息等情况依然表示关切。

## B. 资产冻结

9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没有收到关于根据第 2610(2021)号决议和相关决议冻结资产的信息。安全理事会在第 2610(2021)号决议第 46 段促请所有国家至迟于资产冻结措施报告表通过之日起 180 天内向委员会提交最新报告。2022 年 5 月 5 日，向所有会员国分发了一份普通照会，其中载有提交本报告的在线表格链接；接收这些报告的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1 日。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没有收到会员国提出的资产冻结基本豁免或特别豁免请求；委员会通过第 1730(2006)号决议所设协调人机制收到了一项非常开支豁免请求。

## C. 武器禁运

98. 会员国仍然对阿富汗、中东和非洲的武器扩散，特别是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流通感到关切。随着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会员国对大量尖端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存在日益表示关切。

99. 一些会员国报告说，原联军各伙伴在阿富汗留下的武器储存出现扩散，其中包括 AK47 步枪、中程火箭发射器、M14 步枪和 M16 步枪等。这种关切因担心阿富汗境内的武器可能落入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或其他团体手中而加剧；而且这种武器的转手可能会加强有关团体的进攻能力。

100. 会员国注意到，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手中已有夜视设备、热成像仪和穿甲弹，这些物品可以自由流通。会员国还注意到阿富汗境内的频率干扰器贸易。一个会员国注意到这些技术已被用于对付邻国的国家部队，并特别提到热成像仪和先进的夜视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加强监视和进行有针对性的精确攻击。

101. 一个会员国着重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使用遥控飞行器系统。过去一年，伊黎伊斯兰国大幅增加了对遥控飞行器系统的使用。随着难以追踪、低成本、高科技的遥控飞行器系统实现商业化，像伊黎伊斯兰国这样的团体可以高度准确地识别和攻击目标。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有几次在袭击货船时使用了这些遥控飞行器系统。



102. 会员国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利用幌子公司在亚洲、美国和加拿大采购遥控飞行器系统，随后将其转用于致命用途。一个会员国报告说，防空武器和遥控飞行器系统是以零部件的形式采购的，后来组装起来以逃避侦查。在这方面，据报告，基地组织正在积极尝试研制能够增加有效载荷的遥控飞行器系统，以运载更大的炸弹。狙击设备部件和简易爆炸装置两用部件也以同样方式进口。这些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在暗网上获取新技术。

103. 在非洲，会员国没收了伊黎伊斯兰国基层组织关于在定点袭击中使用遥控飞行器系统的手册。在索马里，青年党大量使用这些武器，包括微型无人机。在非洲，伊黎伊斯兰国也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和抢劫国家部队的武器中获利。在莫桑比克，会员国注意到“先知的信徒”组织的武器库存大幅增加，从军营、巡逻士兵、边境哨所和警察军械库缴获了武器。从“先知的信徒”组织作战人员身上缴获的武器包括火箭推进榴弹(RPG-7)发射器、PKM 机枪、AK47 步枪和手榴弹。其他设备包括车辆、摩托车、手机和技术设备。2022 年初，莫桑比克军队还拦截并消灭了几个用来收集地方和地区部队位置情报的遥控飞行器系统编队。在乌干达，国家当局在过去三个月里也没收了民主同盟军恐怖组织的自杀式炸弹背心、爆炸装置、冲锋枪、弹药、手机、用户识别卡、载有招募录像的闪存盘和炸弹制造手册。

## 五. 建议

104. 监测组欢迎联合国秘书处正在努力加强及时通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综合名单的变动情况，会员国应根据第 2610(2021)号决议第 1(a)段的规定，毫不拖延地予以执行。监测组意识到，一些会员国在名单的质量和及时落实名单变动方面继续遇到挑战。目前正在处理及时落实名单变动的问题。对制裁名单所作的修改，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技术性的，都在安全理事会网站上更新，并可通过安全理事会网站查阅。<sup>4</sup> 但是，电子数据库中各语文版本的综合名单条目和列名理由简述有一些不一致之处，主要是技术性方面。应找出并纠正这些不一致之处，并实施一个流程，以确保今后名单的质量和准确性，并减少误报。已经完成了部分识别和纠正工作，并将在年度审查过程中继续完成。

105. 为支持进一步努力提高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准确性并使制裁措施得到有效执行，监测组建议秘书处与监测组合作，探索是否有可能进行数据核实工作，以确保电子数据库中所有联合国正式语文呈现的现行制裁名单条目和列名理由简述的内容是准确的，并对所有现有的不一致之处进行协调统一。为此，监测组建议委员会采取必要步骤，确保为执行这项任务提供资源，并建议秘书处提出一项完成数据核实工作的计划。

<sup>4</sup> 见 [www.un.org/securitycouncil/content/list-updates-unscc-consolidated-list](http://www.un.org/securitycouncil/content/list-updates-unscc-consolidated-list)。

##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0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COVID-19 大流行疫情造成的旅行限制进一步放宽，可以在访问会员国期间举行更多面对面会议。监测组继续寻求获取与其授权任务有关的信息，继续通过参加与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成员的会议，解释并宣传制裁制度。

107. 监测组希望强调指出，COVID-19 大流行疫情的影响正在消退，但会员国放松限制的速度却差异很大，此时进行旅行规划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监测组密集的行程可能因监测组成员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而突然中断，费用高昂，而有限的航班选择和旅行路线继续增加了规划行程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旅行的灵活性对监测组执行任务至关重要。监测组有时需要接受会员国的临时邀请开展出访。在少数这种情况下，监测组请秘书处和委员会豁免适用联合国要求提前 25 个日历日通知旅行的要求。

108.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mailto: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